



# 女儿和她的第二故乡

要把一个家庭的漫漫十年写成一篇短文,难免有“流泛”之弊,十年间,我们这个小小的变化日新月异,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,都很难让笔墨稍稍滞留,这期间,似乎只有姗姗来迟的女儿是个例外。

我的出生地是位于胶东半岛的一座海滨城市,没来淄博前,我对坐拥千年繁华的古城并无概念,恋爱除了让我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,也让我与这座曾经的“世界大城市”有了不解之缘。

在女儿出生后的十年间,我常带她辗转于威海、淄博两座城市之间,一边是带着家乡烙印“海纳百川”的复杂情愫,一边是八千年历史文化的厚重积淀,最终,“大海的女儿”毫无悬念地迷失在了聊斋故里、陶琉古镇……

我总和女儿说,你出生的时间无疑是赶

上了淄博“最好的时候”,十年前,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的居住者还在为环境保护而发愤图强。但在女儿出生后,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的“阴霾”消失了,我们居住的华瑞园小区旁的火炬公园,也在“全国绿化模范城市”的加持下,成了淄博城市公园的标杆之一。

一直以来,我喜欢的是淄博的主城张店,但女儿却对博山情有独钟,这几年,甚至到了“着迷”的地步。一轮接一轮的疫情虽然让孩子渐渐淡忘了大海的模样,却让她与这座小山城结结实实地“卷”在了一起。

“淄”为淄水,“博”为多山,因为有了博山,淄博才好玩。”这是女儿在几进博山后,不知从哪里看到并记下的一句话,为此我专门查阅了一番史籍,前半句竟还是出自一句古语。

山城蓄养的上佳陶土,于匠人手中,百转千锤,在还原焰中不仅烧出了璀璨的“当代国

窑”,还烧出了千年瓷都的闪亮名片。制泥、成坯、雕刻、窑烧,这一乏味冗长的过程,在女儿看来却深藏着火木与匠人的较量,简直就是神奇到了极致。

我一直认为,不同领域的“大家”更适合于住小城市,因为大城市会给人带来很多繁杂的消耗。但是,他们选择小城市的条件又比较苛刻,除了环境的安静、民风的简朴外,还需要有一种渗透到墙砖街石间的醇厚韵味,能够与他们的名气和学识对应起来。这样的小城

市,全国各地不一而足,但就陶琉文化的传承而言,博山无疑为顶级之选。

譬如,曾经的颜神古镇,如今的古窑村,未变的是幽深的曲巷、素雅的门庭,改变的却是当地百姓从悲凉惶恐到师心自任的软语方言,远远听去,似乎有所争执,又继以笑声。博山人的笑声很响、很长,就好比是两件瓷器碰撞后发出的悦耳

女儿在让她着迷的颜神古镇留影。



声响。我有时也不禁感叹,过去的十年,女儿能在这里生活得如此笃定,于她而言,在数不尽的历史遗迹与人文故事中成长,真是莫大荣幸。

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姜涛

## 千年古镇换新颜



颜神古镇一景

一排排充满年代感的匡钵墙,一条条饱经风霜的青石板路,在我的老家——淄博市博山区山头镇古窑村,眼前的一幕幕仿佛还是记忆中儿时的样子,但与旧时不同的是,随着时光流转,千年古窑村焕发出勃勃生机,它也有了新的名字——颜神古镇。

家中有窑,窑边安家,是古窑村当地居民生活的日常。小时候爸爸常常对我讲,他每天放学后都要先做200把汤匙后,才能去做作业。

淄博作为中国陶瓷生产基地之一,博山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新中国成立前,山头镇圆窑林立,多达100余座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陶瓷业得到长足的发展,转变为公私合营的博山陶瓷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日用陶瓷厂。

历经多个年代的变迁与发展,颜神古镇北部多为明清和民国时期的陶瓷作坊与民居,南部则为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建筑。各个年代的民居杂糅在一起,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当年瓷音悠然、窑火斑斓的繁荣景象。

2015年,古窑村被列入省第一批“乡村记忆”工程文化遗产传统文化村落,山头街道积极配合博山区委、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完成了35万余公顷的保护规划。我家的老房子也作为其中一部分被保护了起来。

今年9月24日,颜神古镇开园,成为古老遗存与现代业态交织映衬、历史文脉与文化创意相得益彰的文化新地标。

再次回到老家,这里已经成为拥有怀旧工厂区、13座古窑和绵延的明清古建筑群落

的网红打卡地,还建有民宿酒店、美食街、陶瓷琉璃体验馆、艺术家工作室、博物馆及展览馆、商铺等休闲设施,真正让古窑村“活”了起来。

趁着休息日,我带女儿回到古窑村,各地游客纷至沓来,我自豪地告诉她:“这就是你的老家,你的根就在这里!”

幽静的石板路,余温长存的古窑遗址,集各种时尚元素与传统手工艺于一体的颜神古镇,是淄博市近年来大力发展文旅融合的一个缩影。颜神古镇的华丽蜕变彰显了工业遗存与城市发展的互促共融,已经成为淄博文旅事业又一张亮丽的名片。十年间,我的老家迎来新生,我和我的老家都是这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者。

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侯宗梁

## 百里绿脉有我家



风景秀美的张相湖湿地公园

“柳暗花明,水碧沙清”,这是蒲松龄笔下的孝妇河;“孝水澄清遗妇泽,阳坡绕翠近人家。”《颜神八景》中也能捕捉到孝妇河水曾经清冽可鉴。

“经过治理,现在这水比我小时候还好。”我的邻居、家住淄川经开区夏庄社区的张成军领着孙子刚从河边散步回来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孝妇河生态遭到严重破坏,也就是我出生的几年间,这条河开始经历毁灭性的污染。在我的记忆中,孝妇河河水曾经浑浊发黄,散发着臭味,水面经常漂浮着垃圾,很长一段时间,村民都不愿去河边。

2012年我参加工作,住在淄川区黄家铺镇夏庄村(现淄川经开区钟楼街道),紧邻孝妇河。2014年,淄博市委、市政府围绕构建“八河联通”

主城区生态水系,实施孝妇河全流域综合治理,全面改善孝妇河流域水环境和主城区生态环境质量。沿河的排污工厂开始整治整顿,沿岸居民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,最直观的感受是孝妇河河水气味逐渐恢复正常,河里能抓到鱼了,附近树林里也有居民散步了。

2019年“利奇马”突袭后,淄博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孝妇河沿岸重建工作,孝妇河两岸挖掘机械轰鸣,新一轮综合治理大幕拉开。

那几年,我一直往返于张店和淄川之间赶班,每天开车都喜欢走走刚建成的孝妇河沿河路,因为景观改造每天都有新变化。我还随手拍下了部分改造画面。

2020年,张相湖湿地公园已经初具规模,河畔建成本

处景观,成为热门打卡地。不经意间,这里飞来几只白鹭,被摄影师捕捉;清早,沿河晨跑的人组成了队伍;退休的贾老师,每晚都会带着琴在河边放歌;不定期有环保公益活动在湿地公园广场举行……

2021年,淄博市将孝妇河打造上升为城市发展战略,组织编制了《孝妇河发展规划》,并启动实施了孝妇河生态治理项目,以推动淄博进入“拥河发展”新阶段。

啤酒、烤串、帐篷、网红直播、单车骑行……今年5月1日,张相湖湿地公园河畔一派热闹景象。每当周末和节假日,这里都会吸引众多游客。十年间,人们从“远水”到“亲水”,孝妇河焕然一新,成了造福市民的幸福河。

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邹长永